

# 早发红萼

事情到底是如何发展到如此地步的？东方未明想着，那人的手不知何时已伸到衣下，在他腰上轻轻掐了一下。这下倒是吓得他彻底回过神来，下意识地瑟缩着躲向一旁，却撞在了软榻边的小几上，痛得东方未明轻呼出声。

桌案上放着一碗杨梅冰酪，还是荆棘刚来时东方未明让侍女端来的，三伏天气闷热得很，瓷碗里的冰早已化成一汪甜水，却是动也没被动过一口。东方未明胳膊撞在桌上，衣袖险些把那碗冰酪拂到地上，还是荆棘眼疾手快，接住了将落未落的瓷碗，这才没有惊动门外的侍女，以至于被人看到如今的一幕。

自东方未明被谷月轩从山中捡回府里已有数月了，固然平日里总是听人说谷月轩还有个亲如同胞的师弟，他也直到上旬新婚喜宴时才第一次见到荆棘。只是那晚烛火亮得恍人，又隔着盖头，天地万物都好似笼在一片晕红之中，一点也看不真切。还是今日在中庭散步时随身的侍女突然开口提醒，他才认出难得自北疆回府的荆棘。如此算下来，今日还是两人第一次清清楚楚、毫无阻隔地相见。

可这第一次相见，他却不知为何坐在了小叔子怀里，对方的手也已毫不客气地探入自己衣下，正肌肤相贴地揩着油。

「怎么了？」荆棘自如地把手中的瓷碗向着远处推了推，声音里好似有几分揶揄似的，「怎么跟块木头似的。难道我师兄还没碰过你？」

「你……」东方未明的脸此时才后知后觉地红起来，咬牙想回敬对方两句，却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好干巴巴地说道：「你到底要做什么！」

「我要做什么……嫂子知道吗？」掐着怀里人的腰，荆棘把东方未明又向自己揽了揽，直到二人的身体大半都紧贴在一起，近得连说话时的吐息都尽数落在对方的耳尖上，「我在北疆就听说师兄娶了一只狐狸精，倒是没想到是这么不开窍的一只狐狸。」

荆棘的话撩得东方未明心里又气又急，只是他确实是山野精怪化形。事实确凿，他又无意隐瞒，全洛阳都知道谷公子娶了一只报恩的狐狸精回家，他也反驳不了什么，只好咬着嘴唇生闷气。脑子里一片混沌思绪百转千回，却想不出半句重话教训这无理至极的凡人。

东方未明此时被荆棘摁在怀里，正坐在那人大腿根上，即使隔着衣物，也能感受到身下有甚么物事正抵在他臀上，热得吓人。他本就是五通淫神，房中术便是没有亲自演练过，耳濡目染看也都看得会了，如今成了亲尝过夫妻敦伦的滋味，又怎么猜不出如今自己的处境？

「这种事怎么可以，你快放开我！」东方未明两手抵在荆棘胸前，只想把人远远推开，只是他化身人形后半点法术都使不出来，这不过十三四岁少年的身躯也拗不过对方常年习武锻炼出的气力，任他如何挣扎，仍是徒劳地被荆棘牢牢地圈在怀里。东方未明急得脑子一片空白，几乎想要变回原形逃回山里去。

「一只狐狸精，还这么矜持？邀我进厢房来，还开那些毫无规矩的玩笑的，可不就是你自己么。可别跟我说你支开下人的时候，半点歪主意也没打。」荆棘一手将东方未明双手扣在腰后，一手毫不客气地在他衣襟上一扯，早就被解开腰带的外衫尽数被褪了下来，松松垮垮地挂在臂弯上，只留薄薄的一件里衣。

「我……我只是……我没想过……」东方未明此时已吓得手心发凉，他自觉理亏，整具身体都有些颤抖，若是这人形的身体有尾巴，此时大概也已怕得夹在腿间了。只是他双手都被荆棘禁锢在身后，连勉强反抗推拒都做不到。他被谷月轩宠得惯了，只是想和这面生的小叔子开点无伤大雅的玩笑，哪想到对方却是个不好惹的主。

说话间连勉强蔽体的里衣也被解开，荆棘的手在他光裸的胸腹之间肆意抚摸，东方未明的身躯因惊惶不住起伏，白皙的皮肤上还有适才被荆棘用力掐过留下的痕迹，纤细的腰间略有些艳红，倒显得十分可怜。

如此下去，东方未明就是再不晓世事也猜得出自己会是什么下场了，他朝厢房外望了一眼，却看不到门外侍女的身影，正想开口，却被荆棘打断了：「你大可喊人进来瞧瞧。不过你不如猜猜，要是被人看到你我这副样子，要如何编排？大抵也是猜你这狐狸精野性难驯，骚得狠了竟然纠缠到我身上。至于这事情传到谷月轩那里，他又会不会信你真是无辜？」

东方未明怔在原地，吓得面色苍白，潮热的飞红倒像是在毫无血色的面皮上抹了胭脂。荆棘垂下眼瞧他，竟一时觉得这狐狸精又多了几分楚楚可怜，便似笑非笑地又开口道：「想清楚没有？懂了就给我乖乖听话。」

「我知道了。」东方未明怔了好一会儿，才蔫蔫儿地小声答话。荆棘索性放开了东方未明的双手，闲下来的那只手轻轻捏了捏怀里人的大腿，东方未明也只是瑟缩了一下，非但不再挣扎，反而乖巧地靠在了荆棘怀里，还主动伸手去解对方的衣带，以驯服的姿态小心翼翼地将荆棘身下的物事从衣物中纾解出来，动作轻巧地抚弄起来。

这下倒是荆棘不免有几分讶然了。他只是想吓吓自己这不知分寸的小嫂子，叫东方未明长长教训，倒也没想要真的做到如此地步。只是狐狸精到底是狐狸精，纵然长了一张稚气未脱的脸，取悦男人的功夫倒是实打实的，小狐狸精抚弄阳根的动作实在过于轻巧撩人，次次恰好搔到痒处，只叫他心头火起，只怕真要忍耐不住。

然而饶是满心邪火愈燃愈旺，伦理纲常尚且还没被彻底忘掉。荆棘正要伸手去抓东方未明的手腕，叫他到此为止，只是他还没来得及制止，东方未明恰好松开了双手。就在荆棘以为东方未明是不堪其辱要就此收手时，怀里的人支起身来，爬下了软榻。

荆棘讶异地看着东方未明乖顺地在自己腿间跪了下来，又驯服地将自己的阳根含入口中。在一炷香时间前，刚将东方未明摁在怀里时，他是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事情会走向如今这个地步的。

「你……」有些不可置信，荆棘开口道，只是他还未想好后半句到底要说些什么，就被下身的快慰打断了思绪。

东方未明低着头，长长的刘海垂下来，让荆棘看不清他此时到底是怎样的神情。只是东方未明小心翼翼跪在自己腿间舔弄自己那根物事的模样，倒像极了艳情春画里才有的淫乱景象，甚至比图画里还撩人几分。

东方未明努力地把牙齿收起来而用舌头相纠缠，只想快些了事。就算他不是需要吸人精气过活的狐狸精，五通神本就性淫，倒比狐狸精还要浪荡，浓烈的麝香气息笼罩在鼻间，不免让他也有些思绪恍惚，浑身燥热，竟然下意识地磨蹭起双腿来。

荆棘被他伺候得爽快，被温热湿润的唇舌包裹固然得趣，却又似隔靴搔痒般到底缺了些快慰。他伸手抓住东方未明的长发，作势要肉弄身下人口穴一般地往里抵，试图顶进那处温柔乡更里面的地方。只是他下手粗暴得很，一下撞到喉头，就算东方未明已不是第一次如此伺候他人，只是谷月轩一贯温柔，更不舍得让他如此难受，便被惹得差点呕吐起来。他想要向后躲去，只是正被荆棘抓着长发，又如何躲得掉？只好伸手在荆棘身上猛地一推，虽然挣脱出来，却摔在地上，喉咙不适地痉挛着，却吐不出半点东西，只好扶着软榻咳嗽不止。

荆棘伸手抓住东方未明的手腕，将人从地上提了起来，重新抱在怀里。他想开口安慰两句，一时之间却也不知该说些什么，只好沉默着轻轻去拍东方未明的后背，也为自己不经思索的过分举动感到有些许后悔。

东方未明咳嗽了半天，才缓缓回过劲来，只是仍然低着头，一副蔫蔫的样子。荆棘看着他这副样子，心里实在不是滋味，便伸手去捏东方未明的下巴，强迫他抬起头来。

可出乎意料，东方未明只是乖乖地任他摆弄，也不发出什么抵抗的声音，只发出一点细不可闻的呜咽声音，实在像极了对主人的暴行表示委屈的小狗。东方未明抬起头来时，荆棘才发现他脸颊上竟已有泪痕了。

荆棘垂下眼望着他，看着他那张苍白的脸颊上泛着莫名的潮红，一双杏眼里仍盈着一层水雾，好似下一秒就要落下泪来。他是在喜宴上第一次见到东方未明的，他只听说师兄娶了一只报恩的狐狸精做新娘，对那只狐狸本是半点兴趣也无、不置可否的。只是在狐狸自以为无人注意、出于好奇地掀开盖头环顾四周时，他正好瞧见了东方未明的脸。即便隔着遥遥的半个厅堂，仍是明丽得直直撞进他的眼底，或许是喜宴上的红烛实在燃得太多太亮，才让新娘的眼睛如此慑人。直到喜

宴结束，回到北疆后，新娘明丽的面庞仍留在他的脑海里，让荆棘怀疑了很久，自己到底是不是中了狐狸精的妖术，才对师兄的新娘如此念念不忘。

只是那天喜宴上的新娘满眼的活泼明媚，脸上还带着稚气未脱的动人，此时乖顺地坐在他怀里的人却是神色委屈，眼里尽是郁郁的水雾，零星的几滴泪珠尚且还挂在他的脸上，显得格外楚楚可怜。荆棘怔怔地看着东方未明的脸，心里一半是懊悔，一半却是压抑不住的旖旎遐思。

此时东方未明恰巧眨了眨眼，悬在眼睑上将落未落的水雾便沿着线条柔和的脸颊滑落下来。荆棘心头一跳，只感到自己心里的一根什么丝线好像系在了东方未明的动作上，随着他的眨眼和呼吸而颤动。荆棘本能地收紧了正握在东方未明腕上的手，许是被抓疼了，又许是实在害怕，东方未明发出了一声轻轻的呜咽。

这声呜咽便化作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一时间什么纲常伦理什么仁义礼智信都化作泡沫一般化去了。无名的暗火顺着浑身的血涌向四肢百骸，本就被撩拨得如在弦上的冲动更是彻底无法回头。

荆棘下意识地吞咽了一下，扣着东方未明的肩膀，便将人摁在了软榻上。

上身的外衫早就已被尽数褪去了，只剩里衣松垮地挂在东方未明身上，勉强遮掩着他的目光。东方未明乖顺地躺在荆棘身下，任由对方的手抚摸着裸露在外的肌肤，像是回应抚慰一般泛起淡淡的红。

只是在原本摩挲着他的胸膛与腰腹的手向下伸去，想要将下衣解开时，一直乖巧地承受着荆棘的摆弄的狐狸却突然挣扎起来。

「等等，不行……」东方未明像是才回过神一般，有些慌乱地伸手紧紧攥住了荆棘向下探去的手腕。

荆棘有些疑惑地看了东方未明一眼，尽管东方未明逃避般地扭过头去，强烈的被注视感还是让他紧绷了起来，像是想解释什么却又想不出借口一般咬紧了嘴唇。

「事到如今才想反悔吗？」荆棘轻哼了一声，捉住了东方未明的双手，全然不顾对方恳求的眼神，强硬地将手向衣下伸去。

只是当荆棘将手挤进狐狸夹紧的大腿之间，手指触碰到那处已然因欲望而湿润而滑腻的地方时，却赫然怔在原地。

即使再过不合理，指尖所探触到的柔软湿热的地方却是确实存在着的，根本无需多加思考，答案都已昭然若揭。分明是男性的身体，却有着不应存在的、女性一般的花穴。

「你……」因为是狐狸精吗？过于匪夷所思的遭遇令荆棘脑海一片空白，一时间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

就在荆棘发怔时，身下忽然传来的细微的抽泣声却让他立时清醒过来。或许是因为剧烈的羞耻，东方未明不知何时捂着脸小声哭了起来，连身躯都因抽泣而微微发抖。看着身下人如此模样，荆棘心里一时也不是滋味。

「别哭了。」荆棘有些不知所措地开口道，伸手想去掰开东方未明正捂着脸的手指。只是这笨拙的安慰实在不得其法，东方未明被他一碰，反而瑟缩了一下，拽过了堆在一旁的的外衫，把头埋了进去。东方未明这副样子倒是让荆棘想起挨了训后躲在角落的小狗，心里更是无可奈何，索性坐直了身子，伸手猛地把那件外衫从东方未明手里扯了出来，又掐着东方未明的肩膀，把人拽进了自己怀里。

东方未明有些无所适从地坐在荆棘胯间，却也不敢乱动，泪水尚且还挂在眼睑上将落未落。荆棘看他一副可怜的模样，心里不免有些烦闷，便凑过脸去，轻轻舔掉了缀在东方未明睫上的泪珠。也许是因为荆棘突如其来的举动，东方未明惊得呆在了原地，乖乖地任由荆棘舔掉了脸上的泪水，对方的呼吸落在他的耳边，实在是有些痒，让他下意识地偏了偏头。然而对方薄薄的嘴唇也顺势追了上来，开始执拗地亲吻他的脖颈。

暧昧而细密的亲吻让他原本因剧烈的羞耻而有些冷却的欲望又一次燃烧起来，而对方的手也又一次探进了大腿之间的地方。

「等等……啊！」东方未明才要开口，却被荆棘突然在耳垂上咬了一下，痛得他低呼出声。

「你忍着点。」荆棘又安慰似地舔了舔他的耳垂，只是手上的动作却仍是十分强硬，全然不顾东方未明徒劳的抗拒，自顾自地向着穴内探去。

当修长的、有些凉意的手指探进体内时，东方未明忍不住闷哼出声。纵然早就不是第一次被如此触碰了，手指撑进来时，仍有种古怪的饱胀感，令他无所适从。而他细弱的呜咽声倒幸好换来了荆棘加倍的小心翼翼，对方的手指在本就泥泞得一塌糊涂的穴内一寸一寸地爱抚，如情人一般缠绵悱恻，发出令人害臊的水声。

因常年习武而生着剑茧的手指触感显得有些粗糙，触碰在柔软的穴肉上好似钝刀子割肉一般的磨人。下身的快感让东方未明脑子里一片混沌，浑身像是浸透了硫磺火药，而荆棘的触碰却像是落下的火星子，似乎随时有可能将本就抑制不住的欲火彻底引燃。

就在东方未明快要抑制不住欲望的折磨再次哭出声来时，荆棘却突然将手从内里尚且紧咬不放的肉穴中抽了出来。突如其来的微妙空虚感让东方未明有些茫然，只呆呆地看着荆棘。荆棘低头对上了东方未明迷茫的视线，安慰式地亲了亲他的额头，好声好气地开口：「可以么？」

东方未明此时早就被欲望折磨得连思考的余裕都没有了，没有细思荆棘征求的到底是什么的许可，也不管对方是否真的介意答案与否，东方未明下意识地点了点头，下一刻却发出了低低的悲鸣——性器和手指总还是不一样的，缓慢进入身体之中的阳根，让东方未明能清楚感受到自己内里的每一寸都被毫不留情地拓开。剧烈的刺激让他伸手抱紧了荆棘，像是落水的人抓紧浮木一般，连双腿都紧紧环在了对方的腰上。

东方未明把头埋在荆棘的颈间，过了好一会儿，直到那根阳物进入得更深，因突如其来的快慰而混沌的意识才渐渐清醒。每当那根物事在他的花穴中出入，都会带出暧昧而淫猥的水声，东方未明要紧紧咬住嘴唇，才能勉强忍住溢到了喉间的呻吟，不至于惊动厢房外的侍女。

「放松点。」炽热的穴肉紧紧地绞在性器上，黏腻的刺激让荆棘同样的不好受，只好凑到东方未明耳边哄他。东方未明有些迟钝地愣了一会，才努力稍稍放松了些绷紧的脊背和肌肉。

荆棘扶着他的腰，慢慢地抽送，他不忍心弄痛怀里的狐狸。现在他掐着东方未明的腰，都还觉得实在太单薄了，不过十三四岁的少年的身体本就轻飘飘的，一用力就要掐灭了似的。小腹也只有一层薄薄的皮肉，荆棘几乎可以摸到自己阳根顶出来的突起。

东方未明深呼了一口气，努力配合着荆棘逐渐快起来的节奏驯服地动起腰来，有意识地控制着穴肉将每一次深入挽留得更久，哪怕着刺激必然也给他自己带来一时的失神。

等他回过神来时，才发现自己的腰被掐得死死，只怕要留下几日也消不去的痕迹，撞进他身体之中的阳物也在最深处停了下来。东方未明有些困惑地抬眼看了看荆棘，对方好像忍耐着什么似地，咬牙用低沉的声音开口说道：「你平时……也是这样对师兄的吗？」

为什么要这么问？还不等东方未明从困惑之中反应过来，就被对方骤然变得粗暴的动作呛得低呼出声。

「骚狐狸。」荆棘的声音低得吓人。突然抽出、而后再次狠狠撞进花穴深处的阳根已然让东方未明什么都思考不了了，连困惑都融化在一片混沌的情热之中。他此时已几近不知自己身在何处，仿佛身置云端一般，连努力压低的呻吟声中都溢满情欲的水汽。

荆棘的手也在衣下肆意地抚摸着，在白皙的肌肤上留下一道道绯红的掐痕。泥泞而湿滑的内壁可不同它的主人一般容易羞怯，正紧缠着侵入进来的阳物不让离开，炽热的触感直教他销魂彻骨，恨不能日后天天与这只狐狸如此敦伦。荆棘又顶撞了几回合，也逐渐摸清楚了东方未明腔内深处那格外敏感的一处，于是故意使坏似地一次次向那处去。

「慢一点！太……太深了……呜……」东方未明浑身都在痉挛，五通神生性本就格外淫乱敏感，花心被狠狠碾磨的刺激让他连意识都几乎要消融在过度的快感中。

荆棘将东方未明紧紧揽在怀中，他可以一目了然地望见东方未明咬着嘴唇压抑呻吟的模样，望见他的眼泪止不住地溢出来，望见那张稚气未脱的脸上布满潮红。东方未明的泪水好像流不完似的，如此楚楚可怜的模样看在荆棘眼里，却让他有些恶意地感到满足。

「小声点，这墙可薄得很，要是被下人听到了可怎么办？」荆棘有些恶劣地刻意说道，胯下力度却加大三分，故意要让东方未明难以压抑似地，好让全府上下都听见这情动而发的呻吟。倒叫外人都听到才好！他忍不住恶狠狠地想，又不知道为什么要吃这样一份醋。

「你说……要是被师兄知道了，该怎么办？」荆棘感觉到东方未明的花穴像是受了语言的刺激，紧张地缩紧起来，虽吸得他下意识咬紧了牙关，却又莫名让他加倍地吃起醋，只想非得把东方未明弄得哭叫出声来不可。荆棘这样想着，愈加猛烈地往里抽送。

原本只是虚虚托在东方未明大腿上的手指也用力地收紧了，荆棘的手指几乎要按进他的大腿肉里，想必会留下难以消退的青紫的痕迹。只是就连疼痛都被从身体里抹去。东方未明的脑海愈发模糊，只能迎合着荆棘的动作发出一些短促的气声，连明确的字眼都从意识里消失。

就在东方未明的意识几乎彻底断线前，荆棘却突然止住了动作，让他终于得以缓一口气。

只是在他终于渐渐回过神来时，却看到荆棘满脸的讶然。东方未明晕晕乎乎地看着荆棘，怎么也想不通为何他突然放过了自己。东方未明不解地眨了眨眼，却突然意识到了什么似地伸手向耳旁摸去，指尖毛茸茸的触感让他几乎下意识地想要尖叫出声——

「你……」荆棘也伸出手，轻轻捏了捏东方未明长发间垂下的、毛茸茸的耳朵，「你不是狐狸啊。」

发间温顺地垂下的柔软的属于兽类的耳朵，臀上生出的蜷曲而细长的尾巴。在不知不觉间维持不住化形的法术而出现的妖物的模样比起狐狸，倒更像是幼犬。

荆棘饶有兴趣地伸手又捏了捏东方未明垂在身后的尾巴，开口说道：「谷月轩知道你是狗吗？」

「你闭嘴！」东方未明忿忿地拍掉了荆棘的手，连脖颈都因羞赧而浮上了几分绯红，「你才是狗！这种事轮不到你来说！」

「好，我不说了。」荆棘倒也十分听话地不再乱摸，只是似笑非笑地盯着东方未明的尾巴瞧，仍是一副颇为新奇的样子。

「你别笑了！」东方未明被他瞧得发毛，俯下身猛地在荆棘肩上咬了一口。妖物的牙倒也十分尖利，痛得荆棘嘶了一声，只是又想到东方未明这样作为，竟真的就像条咬人的小狗似的了，不免又笑起来。

「好了，我不笑就是了。」

东方未明见荆棘一脸藏不住的笑意，还想再开口骂他两句，却被下身突然的刺激打断了思考。他虽然气恼，也想不出什么话来反驳，花穴却像是脱离自己意志似地向对方献媚着，温驯而热情地吮吸着入侵的阳物。

荆棘一面去吻东方未明的锁骨，在肌肤上留下浅淡的标记，一面重重地辗过花心敏感的软肉，满意地听到对方唇边溢出的小动物一般的呜咽声。

花穴在一次一次的侵入中打开得更深，不知羞耻又好似毫无满足迹象一般地吞吃着他人的性器。东方未明强忍着早已溢到唇边的呻吟，乖巧又淫猥地晃着腰，好让下身的阳物进入得更深、更深。

「我……我不行了……」东方未明努力把满心的哭求浪叫咽回喉咙，小声地向荆棘求饶道。纵然意识已然被折磨得难以忍受，花穴却仍殷切地迎合着荆棘的禽弄，几乎像在乞求对方快些将自己送上快乐的极点。

或许是早就从东方未明身体的痉挛中意识到了对方即将高潮的讯息，荆棘反而愈发变本加厉，禽得东方未明连呜咽都断断续续的。

东方未明的意识恍惚起来，在一片混沌之中晃荡过一抹影子，随后便什么也看不见了。只是在高潮缓缓褪去时，体内的阳根仍在肆意地捣弄，不止要过多久才肯停歇。东方未明昏昏沉沉的，只觉得磨人的快感还顺着脊柱往上爬，却浑身无力得难以承受再一次的高潮了，只能乖巧地趴在荆棘怀里任其摆弄，几乎要昏睡过去。

等东方未明终于回过神来时，已不知是何时了。

下身黏腻泥泞的触感让东方未明格外不适，他抬起头，才发现自己仍在荆棘怀里。荆棘正低头看他的脸，恰好撞上他的视线。暗淡的天光隔着窗棂斜斜地映进来，荆棘的脸没在日光里，显得有些暧昧不清。东方未明这时才后知后觉地感到有些尴尬，想从荆棘怀里支起身来，却又被按住了腰。

荆棘见东方未明醒了，光线把少年的眼睛细细又描画了一边，明丽得让他恍惚间莫名想起了喜宴上的惊鸿一瞥。荆棘犹豫了一会，刚开口想说些什么，却被轻轻的敲门声打断了。

「您在里面吗？」侍女的声音从厢房外传来，「大少爷回来了。」